白沙集

三

劉

共十五

白沙先生集卷之五目錄

劄

白沙先生集卷之五

劄

以分兵曹判書陪 東宮在全州劄 癸巳

伏以臣病伏私寓廢仕多日時因郎吏得聞朝論之緖餘妄有所見私欲通議於撫軍司以禀進止而身旣退伏伻人議事事涉偃蹇不得不冒昧陳禀臣伏聞頃日引對議臣有請勿駐湖西直上京師者以臣愚意今日國之根本只在兩湖若無兩湖是無國家也而 大駕久駐西路聲聞隔絶將官守令凡於施措多任己意不復知有朝廷法令故民之受害特甚

於他積苦成頑習頑以悍已成魑魅之鄉自聞　鶴
駕南下民皆引領想望風采猾吏屛息稍稍知有朝
廷氣像一朝因一潢池小醜未有　召命遽爾移駕
顚倒西上不唯事出倉猝風色不佳抑且啓寇盜憑
陵之心駭兩湖愚民之望日後之事益無以收拾雖
然事有經權不可執一若使此賊謀深機秘勢大黨
衆志在不小禍將難測則湖西之富雖一國之保障
萬金之重非一將之輕試當具由上聞整旅而還今
則不然賊之施爲狂躁無謀數處徒衆僅僅數百而
飢民相聚妄自吽嘯而已登時撲滅則可及未亂去

而不治則滋蔓難圖豈有赫赫 元良親來撫軍而
見一無賴遽議移駕使賊益驕貽 君父之憂也為
今之計召集猛士亟進湖西率厲士衆大加討滅宣
布德意使無良無賴之徒曉然知仁賢人所作為如
是其神也則豈不美哉今侍衛之士雖甚孤弱其中
雄勇著稱冠於三軍者亦有數輩如得銳卒不滿數
百足以帖服頃日伏見撫軍司以僉知朴名賢率領
新及第當赴嶺南當今大弊有二焉患多將官而無
銳卒患多號令而不力行今嶺南諸將已至十餘各
不統屬各自開府今之所憂不患無將名賢素稱雄

勇令之此行非謂無益竊聞各陣諸將聞有取人之
舉皆欲得其新兵以試其勇故元帥欲以新及第分
屬於諸陣諸陣已聞此言人人皆自以為添銳卒拭
目而望若使一人專統一隊自當一面諸陣之將必
將觖望而別立客陣饋餉亦不便不如依平安道例
擇榜中有計慮者分為部將各率數十人俱隷元帥
府聽其分付之為便且臣與朴名賢未曾一面今得
與之論事沉勇有權略生長湖西熟諳形勢威名亦
著今侍衛武將只有一朴晉勢甚孤單姑令名賢扈
駕西上脫或有警則緩急可以得力且念此賊因民

之飢誘以利害聚徒不成則必為米賊分投海島過
抄行船以偷一時之命耳今節迫歛稅兩道漕輓皆
由內洋一見攔阻為禍不細而本道水使已下嶺南
沿海舟師統察無人此亦不可不慮也古人以治亂
民比之治繩者蓋謂得其條理觧其綜結處而已也
昨夜伏見本道書狀則稷山人捕得賊將十人其中
有宋儒真稱名者此乃義兵中立功最多者日月已
久文書汗漫臣昏不能詳記今不知何人手下其善
戰多功之狀則分明記憶矣以臣料之此必義兵一
陣舉起為盜也今其成冊必在備邊司而湖西義陣

多者千餘少不下數百若以本籍點名抽出一一逮捕則不惟枉濫之多橫羅可哀求以止亂而反益爲亂誅止其魁餘皆勿問咸使維新此方今之第一策也今湖西諸臣皆政尚明察而奉法畫一者也其於發奸鉤情摘伏嚴治之道必已詳盡矣恐於便宜之策非有　明旨則有所未敢也敢此陳達臣病未去體中虛手戰神思又惛文不達意乞下撫軍司詳議進退則不勝幸甚取　進止

分兵曹判書久病乞遞劄

伏以臣寒疾新愈中氣未實伏聞山譙就鞫不敢退

伏力疾入侍仍以行 公腠理虛脆內氣益傷舊疾有根加扵少愈以今月二十二日伏枕擁汗今至數日日增無減少遇隙風體便覺寒鬱而成熱內伏不散食飲日減心氣日耗從今數朔差復無期國事至此中外俱惡人臣分義有死而已顛仆之前義難言病循例呈告心實不敢伏乞 許遞臣職以便公私取進止

亂後論時事劄

臣以不才待罪本兵且兼備邊司有司之任其與草莽寒賤體勢自別事無大小皆所與聞故自平壤至

義州旋軫于此歲將再更章疏如雲臣獨闕然者非
謂當今之事未有未便盖以行志有位進言有路朝
而有會議焉進而有引對焉義當入告而順外不欲
顯言而買之間有一得隨事輒論雖微甚芹曝有懷
則陳囊底小智鼓盡無餘雖承獻議之 命實無可
採之言其於時務之悳施措之宜前後 聖教張踼
大綱諸卿所論目理甚客不待贅說講之已熟而只
緣八路瘡殘大勢不振糧匱於財盡兵散於枵腹事
未就緒以至於此謀非不多顧力行如何耳第臣所
憂者不于此而于彼今夫醫門診疾審脉定證知病

之所由生然後投之當劑百無不效若病在陽明而鍼及陰經傷於痞悶而妄進燥藥診視不明病藥相戾則秖益其痛而難以收功雖存乎圖國亦若是焉今夫國大器也非一夫所能傷非一事所能誤又非一朝一夕之所能猝然而亡之也其將亡也必有百事不理百弊俱興百灾示警而人不覺悟以至於此也其將興也必能盡察百事盡袪百弊以答百灾事乃可集今不思所以亡講所以興反前之爲咸與更化而乃欲別求他策臣所未解也自國家遭變上下遑遑大小臣庶公議于庭偶語于巷究其致亂而不

得其由庭議者曰朝鮮中國之藩蔽也欲圖中國朝鮮為必爭之地秀吉畜謀養兇鍊兵鉅萬猝然入寇強弱懸殊當此之時雖文武在上周召在下良平諸葛畢議于內信布梁籍輸力於外遷邠之舉不得不已巷語者曰政所以養民而今者害之信所以立民而今者失之土木興而嗟怨生賦役重而民愁嘆國實有疵政民焉能戰一敗塗地萬事瓦裂者無乃是歟於是廷臣愛君蔽於所好小臣強毅過於怨上上下異議咸失其要臣執此二者而交戰于心晝夜以思倭所以不敢窺中國者以朝鮮為之扞蔽也由漸

而直擣則越海千里路遠而有備得我國而經營
則風便一日徑出於不虞如使秀吉有智朝鮮誠必
爭之地故臣於頃年初見賊書即以此陳於 榻前
而當時在席者皆以為迂自 上亦以為未必如此
也夫秀吉猾賊也身伏海島固已揣摩天下之形勢
而為之籌度如履親覩其於我國則往返相望凡所
動靜得之尤詳今之來寇非一日㬥怒而動兵必且
探得虛實稱量强弱知有釁之可乘而無力以圖猝
然後起而跨海一鼓而蹂之如使我國當其義智之
來君臣相信朝廷協和紀律嚴明軍政修舉賞罰咸

得其宜百藝咸精其能先為不可勝以示於彼則書契悖語不必較義智再來不必絶拱手揖讓而彼自知戢保無今日今也不然入國而觀之上下之情義阻隔朝廷之氣象携貳紀律不明而軍政廢賞罰失中而百藝怠至使夷使屏氣而來睨視而歸處必爭之地示可乘之端而欲敵之無來也難矣及夫邊塵一驚列郡鼠竄則人無親上之心民有得反之志据攄君過怨罵盈路驅怨叛之民禦桀敎鍊之戎加之以强弱懸殊根本先拔民之不倒戈而自潰者幸也匪突也萬一賊酋託義假仁僞撫愚民則人心去就或

有右袒而所過便行殘暴入都四散搶掠民知此賊之不可與並居然後各為身謀起而相格而繼有天聲為之震疊以此言之民之屠戮賊之失道而我國之幸也臣以為復國非人力也今賊退之後前日巷議者尚懷强暴之怒以國之亡專罪於君則誠過於怨上至於庭議之士猶執前迷相率而言曰天運未去民心思漢則賊雖得人心天兵雖不來國家自然興殊不知中興大勳非國所自辦而至於所以亡所以興之由專不講究尚不思所以反前之為凡所籌畫在邇不見求於虛遠臣恐痛作之後六脉尚未

診病證尚未定燥藥適足以助熱而陽明之二竪與藥相戾也今欲求他策於獻議則進言者必曰某條會斂則可以資軍需某道抄兵則可以助軍勢賊退則當築某城事定則當繕某器鳥銃筤筅可以制敵高壘險柵可以防賊平時國家非不講此猝然有警望風披靡焚倉而去者嫌其積聚之多縋城而下者悶其樓堞之峻負兵而走者惟恐器之尖利武庫之所繕完秪籍寇兵將藏之所儲峙皆資盜糧故得人而守之崤函起於平地無法以禦之骨肉化為豺虎今不必遠引古昔姑以目前證之海州之險孰如延

安都城之固孰如幸州晉州一城前後當敵金時敏獨守而有餘徐禮元添兵而不足器械之多無如武庫賊入都城莫敢誰何荒野之士手無寸鐵義氣所激或能殺賊以此言之城固不可以不築池固不可以不鑿器械不可以不繕完得道則鞏固失道則政亂政亂則民散民既散雖有高城君誰與守之立政保民只在强勉力行加之意而已夫謀而不納是謂廢之納而不行亦為空言行而不力中道而廢故聽言非難用之為難用言非難用而力行之為尤難也人君力行學問則智益明而德日進力行政事則百

工勉而萬事理力行嘉猷則羣策來而衆思集衆思集而聰明廣羣策來而庶政舉為政之道如斯而已其或不然而行之不力一言忤旨輒加辭色雖强慰諭例下該官則求言日下言者日遠其或反是而虛懷採納見人章疏常於不踏啓字及 聖意觸拂處必反覆而三致意焉至於和顏讀下曲加嘉奬處則亦必内省而求諸道焉得一善策而行之未盡猶恐有聞則嘉言日至而日施諸政達於四肢通於血脉以至於天下國家一事一政無所往而非善謀也說者曰今雖累選將將不登無將才也雖累求言言不

進無良謀也罪已之　教前後相望而民不感動風
俗惡也是皆誠意未至行之不力不能脚踏實地示
人真功也人主之心萬化之源也兆於冥冥則已現
於昭昭流於四方達於上下轉移之機亶在於是姑
以臣之耳目之所覩記者言之數十年來人心世道
凡四變焉一變而清再變而薄三變而麤四變而污
即位之初處處談道人人挾冊正色徐趨舊風大
變自士論携貳各相呰警鈎深摘微起而相攻忠厚
氣象蕩然掃地癸未以後尊用儒將青衿挾矢名士
談兵家家几案皆有弓箭近數年來負罪者皆思曲

免沈淪者各希斜逕名流大官求結權戚諂甚吮癰
靦顔忘耻世道之汚一至此哉此在目前非待於聞
尺童愚婦皆所恒言而人心向背視上所指其現於
昭昭者響應於冥冥今若心誠求材何借於異代以
身先之不令而行幽深隱微之中痛自刻責則不待
罪己民先感動矣如此而民日益散國日益削事日
益墮者臣未見也是故今之大要莫先於力行而今
之大患亦莫先於上下意阻朝著不協執此一要去
彼二患則自餘節目皆不足講也盖雖有聰明不能
獨運明良相遇事克有濟此古今之通論理勢之必

然非臣今日創為新說也近世宰相皆不能先自修飭以格君心為所尊禮則誠有罪也待遇之道不宜謂彼有隱先設鉤鉅以疑其心也上寘城府對壘於下下先疑惑探試於上姑且悠泛良由於是竊覸近世柄用之臣始焉際會奮勵擔當則羣謗橫生終以獲罪前轍既覆後亦蹈之項背相望同歸一坑故力於國事則先受官灾無名無稜者終享厚福人皆目見以為明鑑至於公朝大會每承 聖教則左右睨眴客若無言雖辭旨平和更無餘意必再三讀下意外求意上對之際一字難慎恐誤批鱗減削實語務

存糊塗如應科試苟免譴責退而歸家各陳所懷恨不得伸此豈前後宰相皆庸才也實由上下積阻已成流風以此陳善豈盡所思以此謀國豈盡底蘊以此薦人豈盡所知以此論人豈盡所惡雖置三公備員而已國之渙散職此之由諺曰權姦蠹國則受病雖深政出於一事多就緒此皆憤惋之辭衰世之語也今雖不得上智而用之如得無咎平人不錄小過不搖外言委任責成則必不如今日之無倫臣故以上下阻隔為今日第一患也至於東西之說言之酸齒今不當更陳而舉國蠻觸元氣日困分朋醜詆公

論自滅得者鴟張則被髮而人不笑之失者向隅則端拱而舉國非之國無公論猶舟捨楫甚至小監下司一事一言動相牽制大小之官搖手觸禁各自屛息苟苟度日臣故以朝著不恊爲第二患也設令今日勉强力行明日君臣相得又明日朝著相和賊未必卽自退遁究所以受病之源則皆在於是而思所以醫病之方則先理其源幸而天祐我東渙然覺悟大戒於國勉强而力行之得人而委任之砥礪羣臣一乃心力如是而國亾者未之有也如此然後可以言戰可以言守可以言治國三策行然後節目之詳

次第自舉不必勞心力強求之也姑以賓廳日用隨事陳列之外一一陳言條列于左

辭兵曹判書劄 甲午冬

伏以臣受氣虛薄性又踈曠受任數月罪戾山積加以重病曠職多日公私憂悶冒昧呈告 聖旨憐愍詢問左右夫問者疑事也欲以決疑事在不疑則何用問為備邊司循常承對失臣實狀不加斥退優許恩暇臣聞 命神喪久而乃定揆之分義即當扶疾趨朝僵仆之前不敢告辭而第其間曲折或有所未及上達而自 上處置亦有所未盡得宜也不得不

列爲三條略陳梗槩　聖明之裁察焉我國舊規凡軍國大政則皆由備邊司本曹所幹只是細瑣冗務則雖當多亂似若無甚重難而若疲不勝任忽而不理百度渙散將無收拾今六部體統略成頭緒而軍政一事尤甚板蕩文移催調項背相望慢不擧行皆歸虛札至於凡百日用之間率皆從無辦有演以爲多譬若乏財貧家辦當大役當此之時雖選擇老成夙望諳鍊軍務爲一時所重者久久責成猶不克濟況如臣者其何能堪臣因亂乏人久忝匪據自義州至海州自海州至還都觸事致敗厚招物議尋常

公幹推考之外以表表可言者論之在義州不能整理軍務在海州以臨政循私及論功不均三被臺評臣猶抗顔碌碌隨行者只俟 車駕旋軫冀得自處而已實非敢貪榮冒寵利大爵爲私幸也適有 皇命釋負南下若獲神助庶免大戾不意再授之 命特出於萬萬夢寐之所不到地蒼黃拜 命匪勉供職神旣耗矣精旣脫矣運去計困天奪魄矣發論誤事措手觸禁日用庶務皆失所宜人雖不言自反甚詳歷數在職之日僅逾三箇月餘而衛卒代立而不能理禁旅竊俸而不能察吏胥弄奸而不能防戰士

徑期而不能代甚至於委廢軍政唉逐教師償事之罪不一而足千瘡百孔一時露出萬目齊覩隻手難掩到此地頭益復狼狽遇人目動臨事膽慄逆施倒行已非昔日之形貌矣自 上雖欲掩匿覆盖終始保全其道無由究厥罪原雖緣臣之無狀皆所自取反以恩之亦由任之達才有以致此臣禀性疎曠事多闊略居常應接亦不如人故自幼及長自長及仕朋知宗戚至于先輩皆指以為迂儒未嘗以辦應事務期待于臣首尾事國十有餘年濫荷 誤恩長在文苑其於軍兵施措目所未見耳亦罕聞而一朝驅

策於所未經之地強之以所不能之事所用非其所
習其不近似者勢所必至而加以人微望輕百謗所
萃其綿綿至于今日者幸也無恠也且壬辰秋冬以
後得脇痛之疾初謂痰癥久乃知其瘀血停畜于內
凝堅如物發作無節與氣上下拘牵刺痛至于今冬
食飮衰減痛勢倍劇醫云所傷深重非時月可愈況
當冬節尤可畏忌若不及今痛加治療將成廢疾或
難投藥若於此際不善調治而徇恩感激顚仆為期
一向奔走就死乃已則一箇臣身固難為有無於朝
著而瞑目泉原再不得親見太平歿有餘恨矣伏願

聖明念本曹刱制之重察微臣負罪之由憐其疾
病之深依前辭單 特許遞免許令調治數月更起
爲人則不勝幸甚無任祈懇之至

再劄

伏以臣罪犯瀆 尊辭不違意前後陳請皆歸例讓
聖旨丁寧慰誨勤至臣奉讀之餘魂遁神飛繼之
以涕百思無他寧有一死盤桓數日顧影語心曰唯
當收召舊魂策鈍礪頑拂拭奔走顚躓於路而後止
耳顧以積傷所發病根旣深始自壬辰秋冬以後左
肩膝理有物堅凝動相拘緊與氣陞降時或刺痛初

謂老痰伏以為实日月既久未見增減故習狃為常
不思攻砭今年夏間奉使南方沿途所傷重得内傷
旬朔之内再遘再發熱幾死幸生飲冷無節内鑠真
元外不調治元氣大傷百疾齊作舊患拘緊乘時發
動下至臍下上衝脇上如魚舞瀾氣為昏塞延醫診
視始覺瘀血餘毒所徧右邊臂脚仍以不仁以至秋
冬日加增劇方其氣塞之時眼眩頭重殆不省事有
若痰厥良久乃已今當冬候尤可畏忌若不及今治
療以待明春必成大癰將無下藥之地矣臣之私情
所悶大略如此而論者猶以朝拜夕遞為難　上教

亦以為國家危急司馬之長未可輕遞臣竊惑焉國家危急故選擇尤宜得人職是司馬故非才難以竊等朝之所拜如覺其誤夕遞亦晚何用遲疑況公家事急中兵非卧治之地賤疾沈痼藥石非朝夕可效今不論人器不計疾病苟苟充之如軍保之補缺血指傷手雖不足恤棟撓屋壞咎將誰任且臣之乞免非欲退伏丘園甘處寂寞所患之疾不宜冬節而夏秋病餘元氣薾然刺痛痿痺此時尤緊失今差過將成癈物今若限以數月專意治療俟臣更起為人量才授任得畢其忠則世無永棄之物臣無尸素之愧

伏惟 聖明俯加諒察就前所陳本職及兼帶二者悉先遞免以終天地生成之恩不勝惶懼祈懇之至

辭經理楊鎬接伴使劄 戊戌夏

伏以臣於乙未年七月差委楊 冊使接伴使乃於其冬十一月以奉使無狀濫責廚供重被參劾臣得見彈辭鄙行狼籍讀之汚口寧欲不言其末語有曰使一道孑遺之民致有嗟怨之聲讀之未終心獨自訟曰吁貪夫之害乃至是耶環嶺南六十七邑之人初傷於壬辰再病於乙未舉起而興怨則雖誅一人未足以謝境內變後數年 天朝大官冠蓋相望隨

其尊卑各有条貫故不論文武蔭職軍功納粟之官皆得差遣或酬對失宜處置乖方則有之至於侵虐列邑飲食如鬼逐逐然唯充腹飫口是營則稍以官爲名者一未嘗有是而間有小通事及房子輩坐此獲罪而世皆鄙夷之不與於人數中今不幸名忝宰列親蹈小通事房子輩鄙夷之行而乃有前後大小文武蔭職軍功納粟等官所未有之事其羞朝廷而辱名器甚矣因竊拊膺自傷而無所控告旣又聞之道路則彈辭之外惡名紛然一跌落井衆石俱下言深機秘聽者自寒聲響所及風色可猜人或危之曰

早晩還朝事不止此臣於是時欲上章自劾歸朝待罪則既受 命在外人臣無辭難之義欲冒耻行公苟冀完事則奈見侮列邑使事有償敗之虞徊徨狼狽神不附體遇人面赤聞言䰟動引頸西望日俟京信唯冀朝廷早賜處置泯默度日未有指揮隨行冊使相送於鴨綠江岸則臣之使事已完而臣之罪籍猶存名辱行虧為世所賤誠無心顏再立於朝因欲具疏陳情褁足還鄉終身自棄於世也繼聞清酋渡海南報日惡主兵之 命適及望外若於是時仍不復 命中情莫白迹涉逃遁前有避事之嫌後有

棄　命之誅遂乃低顔抑首慇然入城以至今日猶
强顔隨行者非臣之志也此臣之前後忝辱接伴貿
罷朝端者大略如此且臣聞之人性之慾唯食爲甚
故飮食之人則人賤之不戒於斯是謂貪夫貪夫在
朝羞孰甚焉士夫立身名行爲先一有玷汚萬古難
洗是以累累常如風漢雖在公朝不能自叙顧以時
事至此不自引决分作具臣益復低摧唯是輸筋力
盡奔走以供人所不堪之役則險夷燥濕固所不辭
至於接伴之任則乃臣已覆之前轍嶺南孑遺之民
由是而興怨朝廷奉使之體由是而虧辱賤臣平生

之行由是而玷汚況以 天朝風憲之臣經理本國
是何等衙門今豈可再辱名器重為朝廷之羞而使
臣不得安於職事也此非臣今日取辦口頭以應一
時之例讓也數年以來對人恒言必以此任為決難
承當者敢為是耳其自分於心者斷在平素伏乞
聖明俯察微悃特命鐫改使臣必守廉恥終始全安
不勝幸甚

再劄

伏以臣積罪如山逋逭累年人雖不言自反多愧洗
去垢膩千瘢自露萬目齊覩隻手難掩雖挽河倒漢

未足以滌其污名有時惕然夜起彷徨逈求往迹忽
焉欲死舊惡未除新任又重愧懼之極言不暇擇人
微瀆 尊方族斧鉞伏讀 聖批慰諭丁寧顧臣何
人當此 異數重爲一世之嗤笑也分外 誤恩匪
榮伊突感極而懼不知死所苐以臣筮仕入官首尾
幾二十年矣前後蹤跡自 上槩已領略其實矣
聖明視臣豈貌言飾心假顔虗讓以爲俯仰之徒哉
況如今日國勢危迫朝不謀夕大小臣工汗顔胝足
奔走不暇今日何時臣乃何人敢效此態自速罪戾
唯其愚見終始如是故龍灣海州再遭臺評中兵積

年羣謗薰天然猶强顔行公癡若不聞者誠以時事艱虞如上所陳僵仆之前不敢告辭至如儐接之事乃臣數年以來自斷於心者言出肝膈誠非虛讓抑而行之性所不安且臣今日所恃以願忠者只是方寸地耳今方寸已亂不寒而慄百爾思度萬不一堪凡事神安而後志定志定而後安排得宜今臣羞愧惶懼若是之甚而隨事酬應曲當而不爽者古今天下無是理也若是低顔下色袖手塊坐以供晨夕之仕而已則亦非朝廷委差之意也方今軍國多事廢務叢委大小長短咸效其技以彼以此各有攸當鈆

刀雖鈍或待一割臣雖至愚亦必有效命之地矣豈必强之以所不堪之着責之以所不耐之事使至於狼狽無所據也抑臣之所大懼者臣之有是命今已三日而本職所幹又多緊劇萬一經理聞臣固辭不諒情實謂是怠慢或因兵務促召不至重致嗔責臣之一身有不暇計國體至重緣臣始虧思之至此心膽俱戰伏乞 聖明憐臣情事亟許遞免臣無任悲號激切之至

辭右議政劄

伏以臣名微才劣最在人後不唯平生始願素不及

此人之視臣亦不以是期之唯是朝夕奔走以供庶務尚亦顚躓人非鬼責已不勝其紛紛不幸朝家事急國耻方殷在庭羣臣出外殆盡班行零落盡是老病而萬里赴 京之行適値今日 聖心鬱紆欲重此行必欲以名爲議政者充選臣以在京年少且無大段疾恙不問人器之如何不卜衆望之輕重苟苟充差忽出於千萬人所不料之慮外除目一下中外譁然國之不幸乃至於是臣初聞是 命不敢以爲怪亦不敢以爲懼深爲國家不幸也國運一敗萬事俱憊納粟募牛皆得大官而終至於台鼎之卜同歸

於是時事可知夫何言哉臣雖不言公議有在必俟
數日當有處置顧以陳 劵之行一日為悪臣欲杜
門屏伏靜俟物議則國耻未雪使事有晷刻之悪欲
自劾瀆薄一向乞遞則將有遠行當事無辭難之義
欲不恤公議偃然請行則忝辱名器相位非苟充之
地行止兩難進退俱碍遑遑然靡所底止恭惟 聖
鑑無微不察不待臣多言想已洞燭其情勢矣 聖
上之今日使臣者必非欲擠之使狼狽盡喪其心魂
而故為此驅迫也必欲其能臨事周旋使事得完也
夫人神安志一中心自靖然後乃可以應對周旋不

失機宜而能盡其所有今臣驚悸茲然內不自定其
何以振頓收拾能應物而不亂也如欲為國事計者
仍臣本階假以議政之號使朝受 命而夕就道改
卜他相以摠機務則朝家無闕相之虞相位無玷辱
之譏令臣得盡其愚衷而國家之誣早得一日洗也
此非臣自念己事姑為是說也上念國事下顧臣分
終夜以思敢陳一得之策冀裨便宜之政乞 賜早
處

再劄

伏以臣受 命以來夙夜遑遑轉輾反側爛熟三思

恩所以圖報　洪恩自安微分者無所不用其極必
求其公私兼濟義分兩便而其於使事之難承公議
之不容則略而不舉有若能專是對而無愧者然者
臣揣分量力自知甚明非敢曰吾誠有足以動　天
子之遠聽吾言有足以盡小邦之至冤吾之所學有
可以道達遠外之蒙蔽辨析古今之差謬周旋於
天朝多士之間而能得人之傾信也直以讒夫罔極
交亂已極中朝之人疑信相半一毫之差事在不測
故今之是行人或憂之若於此時直陳實情崇執例
辭並吐其才劣誠薄之狀而使至懸至難之行推諉

於別人則揆之分義不應如是故欲遞本職仍以本
階權假議政之銜早得出仕與議於文書勘定之列
務期早完刻日登程是臣區區之至願也 天鑑高
懸下情不徹螻蟻之誠終歸虛讓發言無誠有懷不
白旣不能動吾 君於咫尺之地其何以回 帝聽
於九重之外哉臣誠慚懼不知所達生變以後體統
未備大小公務皆萃於備邊司六曹百司必與大臣
商議定之斷已成數年之規近日以來國內無三公事
權無統緒其於軍國之政儐接之禮一呼一吸皆系
存亾多官朝夕會于邊司凡所施為迭相媕婀古今

天下豈有無大臣而可以為國者假令臣之才器有可以承當者朝家處置不宜如是況其人萬萬不近者乎以公以私以彼以此此理甚明伏乞 聖明遞臣本職假臣其銜俾得專意於所事亟卜賢德委以國政不勝幸甚

因玉堂斥和乞免劄 己亥

伏以臣素患痰疾發作無節有時挾以風邪氣塞于上則如海濤沸湧雲奔潮至堅凝於脑脇之間拘牽痛惡不能俯仰間有一年而發者或數月而發者乃自昨日夕時脑脇之間隱隱有潮至之狀因遂上激

至于今朝右脇之間堅凝成塊翻動作痛口呿而不
能合聲竭而不能號向晩有府吏傳致玉堂劉辭臣
扶人强起看過一遍其中有曰與主和之人共立覆
載之間嗜利無耻之輩從而和之淸議不容倫紀幾
絶日待公論之發而耳目之官瞻前顧後無敢發一
言幾使公論泯滅而世道訛誤終之曰益堅斥和之
義無爲邪說所撓臣讀未終篇瞿然自失因竊自念
往在數年之前奉使南方目見賊勢浩大雄據海岸
有朝夕猝然之憂而國家之勢無一可恃財匱於內
民散於外如老病垂盡之人手足痿痺氣在於喉間

而腦腹以下已不能收拾矣常自語曰古今天下
守國禦寇之道不過曰戰守和三者今旣不能戰又
不能守下此而論則唯有許其求和以救燃眉之急
繼聞朝議或有與臣所見無大相遠者其後領議政
李元翼以體察使病在慶州臣嘗往本州不數日元
翼邀臣議事臣往見則談間首問今賊請和日急朝
議洶洶未定之事當何如臣以前所見陳之不有餘蘊
居數日得見元翼狀啓草則專論是事元翼以一時
大臣其於國家大計籌之已熟必不待臣言而有所
輕重其所見臣之所談世務者如此則人雖不知鬼

神難欺其後又嘗因事入朝適其時　命將和戰二
策公同會議臣經年在外卒然入朝未聞朝家論議
如何率以一時之見襞陳於　上前臣之前後所論
大槩如此前以謬見旣陳於相臣後以是策妄獻於
君父終至於二使不納　宗社蒙恥今欲大揭斥
和之義以肅朝綱則公論之發不容呼吸次第鉏削
當及老臣惟當靜竢　王法委命司敗不容先乃自
首以貽清朝之羞第國家不幸領左兩相俱未赴朝
堂獨臣徊徨刑章未加欲待差遣朝則罪係誤國身
負難容之惡欲循例呈告則相繼乞退迹涉自安之

嫌至於含糊苟容拭口以掩迹以冀倖免此尤臣之大恥也國法未加天殃先及毒疾卒發伏枕待盡伏乞聖明明罪行法以快輿情

再劄

伏以臣情事兩難疾病又苦始乃自劾終以病辭當其以罪自劾病勢亦重不得不並及於病今雖以病乞解罪名猶在無一日自安于中故前後陳辭病罪俱及辭語不專見臣劄辭未見臣身者或以為病則然矣負此難赦之罪何敢强顏於朝也其乞解也宜矣未見臣劄見臣之病者或以為微公論之嚴病勢

極重决難以時月待差必不可在位治療其知者與不知者之言雖同歸於可辭至論其所以可辭之意則不知者曰負罪可辭知者曰病重可辭此皆同朝輩流居住不遠其聲響消息可以朝夕相聞宜知之詳而言無不同也然而耳聞多未及於目見論者意或不同今咫尺 天門萬里隔斷狗馬賤疾其何能盡徹于軒殿之詳也伏讀 聖批至以形迹時論等語爲教臣扶病起伏奉讀再三始知 聖明所及猶未能盡燭其實狀也不得不再煩 天聽以畢其將死之鳴也臣經年出疆久乃還朝間因行言得聞時

議方以項年日本書幣之遣比之於紹興故事指許
和者曰檜之徒臣意以為此乃朝家大段是非廷臣
方爭論不已以相為名者身負是罪其何敢抗顔在
位日與諸大夫預論是非論以體面則國家當示之
譴罰以答輿憤而廢使自安於心況臣當時久在南
方足跡不入於朝偶然入京略陳愚見日月旣久事
去無痕名微迹渾人不易知我不自首倘漏罪網豈
不內愧于中也方自內詮遲徊待時不幸一日痰瘧
重發一日之内幾不省事是日得見玉堂劄論乃敢
上劄自劾而得病之始猶未知病根至此之危意謂

痰疾元來猝急久將自愈剳頭略叙其病而專論前
後負罪之由盖緣其日病始發作痛勢雖深其終輕
重姑不可知故略其病而詳其罪首以上聞臣之所
陳於 上者如是 上之所聞於臣者如是而自是
病勢日惡至於四十有三日而其間呈告至於八度
臣病日益危而神日益昏不能詳具病勢而只將寂
寥數語略陳乞觧而已 天門遠隔萬里賤疾微甚
螻蟻 聖明何由知臣病勢若是之甚也此臣之所
以不得不以實狀再煩 天聽也臣受病之源其來
積累已非一日在昔臣母多產之餘因喪成病病中

有孕身在床褥攉不克觧娩投湯劑攻伐元真臣生
二日不乳三日不開眼五日不啼自右脇上至肩背
濃腐而不成肉理唯是綿綿呼吸不絶於喉間故見
者以爲生物而全身上下已成腐尸家人驚異置在
外舍幾欲不舉其能護持得至長成實乃天幸而墮
地之始其受氣賦命已不如人證此可知年纔九齡
嚴父去世甫過成童慈母繼殞筋骸未壯六年食素
漂浮無寄若失畔涯志氣未定過用心慮未及弱冠
已作病心之人矣筮仕之初心疾暴作塞户面壁四
月僅愈未過數年又得重疾口絶生道逾年迺差過

此以後名登仕籍身在病中通計一年供職之日僅
數月耳幸自戊子己丑以後差覺康健居常食息或
能如人而長在苦務未嘗少間壬辰以後仍處劇地
自幸筋力差强於前且見國步艱危日甚勞不告休
僵不言病七年之間出入中外非焦勞於本兵則乘
傳而馳晝夜血肉之人禀非木石得延今日幸也非
常也乃自乙未秋冬奉使南方食飲失宜丙申春後
痰證斯作始於坐臥汩汩有聲於喉中日深月長經
年益甚發作無節一節深於一節後患踰於前患常
懼一朝用事為禍不細經冬赴京勞極傷氣忽自前

月初八日朝猝然大作右脇至肩如鐵杖橫貫不能屈身脑間至口如風濤洶湧與潮並至仰首呿口吐氣如烟聲如引鋸響聞户外舌張而不得卷目瞋而不得瞑晝不飲粥夜不交睫者幾三十日矣世之患痰者非他疾比伏而在内常爲身禍則有之發而上激者不過數日乃下豈有倒逆衝激如將絶氣證之人至於一月之久而能不死者哉大抵治痰之方攻伐榮衛之劑多扶息元氣之藥必當是之時燃眉倒懸急於利下不計來日服藥攻擊日三投試積至月餘氣證雖得暫下元氣已薾然矣加以病久成欝心

火大盛其來如潮其去風止朝夕異候與氣陞降有昏昏如醉不辨人事者有忽然清明初若無疾者而便欲起動非扶則顛扶而起坐渾身搖蕩怳若乘桴而靡所底止時刻之內為態萬狀且又消瘦已極肌肉幾盡骨痛而不能久卧與人開話聲氣不續一語三引尋復昏然醫云元氣之復經年乃常元氣得復心氣以次而平心氣如常然後乃可以治痰切不可以時月企足以待差蒲柳質弱本當早謝千邪侵軼前後積漸臣之自少及今受病之源方痛之狀大略如此而縷縷上陳言涉瀆 尊罪合萬死誠以不如

是　聖明無以知臣實狀如是之甚而或疑其只拘
形迹崇飾貌言姑假病而乞解也故不得不一為
聖上詳陳之臣旣負罪清朝內不自安雖非斯疾以
義以勢決不可仍玷匪據以貽朝家之羞今卽毋論
公議如何名器如何病已深痼奄奄床席日甚一日
朝夕待盡假令天幸生道復至心疾漸除痰火漸瀉
肺氣漸續肌肉漸復至於服藥調治收召魂魄更起
為人扶杖而出户庭必經歲經年乃能為此伏惟
聖明天地父母終始生成日月末光尚燭幽陰曉然
知臣此間情狀如是之急則必不待煩辭複言而有

所指揮也臣以樸愚賤質遭遇 殊恩立朝事 君首尾二十年矣險夷燥濕雖無大異於人庶欲以直道自持至於阿私枉曲之行掩蔽回互之言臣常自以爲無是事也今豈可以纖芥小嫌故假他病厚誣 聖上自陷於欺天之罪而以爲釋位之謀也臣病久廢臥精神昏霧臨紙泫然辭無倫次伏乞 聖明俯諒是情亟許遞免以全終始不勝幸甚

辭右議政劄

伏以臣一病沉痼已淹半歲閉目當瞑與鬼爲隣不意 誤恩再及於分死之中精魂飛越骨痛肉戰久

而不定賤臣得病之由今日難治之狀臣之前劄略已陳達矣後數月續見 聖旨頒以臣僚稱疾不事事為教臣奉讀再三身如坐針恨不卽死抑無乃螻蟻賤病或未能悉達於 聖聰也欲出則疾病如是欲辭則臣罪益重不得不再有所陳伏願 聖明少垂察焉臣初得痰疾加之心病胃氣肺氣次第俱病形容骨立神氣灰冷醫云病當夏熱時候不適若待秋凉自然蘇健今過五月秋氣已高寒候已逼有加無減病欝而沉至于今日則又云痰遇風寒發作必重若待明春天暖氣舒自然蘇健試之秋凉已無其

効待春而蘇何可卜期况自前月吐血甚重始自脇
下汩汩有聲如潮沸上塞于喉間與氣俱吐則猩紅
濃血常滿一器旣吐之後眩暈仆地良久乃甦如是
者或間日而作或過數日而作又或下血或間五六
日一作心氣極虛怔忡驚悸特為尤甚病已到此無
論公家事體輕重私情所切宜莫如家事而臣之妻
父葬在本月臣父巳日亦在本月俱不得起奠一勺
伏枕垂淚達曙而號哀者再次矣微斯二者則臣之
病狀可以略知耳又近日以後懼其久而成痼心氣
大耗凡有來問者輒迎於卧内與之接話都中大小

人貧無不見臣實狀而獨 聖明未之察焉臣誠戰

悸死爲抱悶之鬼矣國之艱危未已臣之年齡尙壯

幸而不死更起爲人則願忠之志尙可期於來日此

臣肝膈之言也伏乞 聖明諒臣此情亟許遞免使

臣得以少延晷刻不勝幸甚臣病久神昏把筆茫然

不能明陳實情臣無任死罪之至

白沙先生集卷之五

白沙先生集卷之六目錄

辭訓鍊都監都提調劄

辭領議政劄

再劄

三劄

辭左議政劄

再劄

三劄

乞免劄

劄

以都體察使在湖南事宜畫一劄 庚子

議政府右議政諸道都體察使兼都元帥臣李恒福伏以臣經年卧病起廢從戎感激天恩黽勉就道傍海而南載疾驅馳者已逾兩月乃於四月初頭畢廵還營舊疾斯劇伏枕沉吟精神憒憒氣力涔涔凡沿道詢問耳目所及意所料理者欲舉萬一以禀睿裁把筆茫然尋復就席惛惛度日奄過二旬逋慢之罪益無所逃矣昔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吊死問孤

以招賢者越王勾踐親賢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夏后布德肇謀以收夏衆是三君者皆謀行一時智出百王轉弱為强能成大業其所揣摩必有加人數等處當國大亂志在剋復則是宜築城鑿池繕甲治兵日不暇給不務是圖而先是三者非其計失於迂緩而將先務是遺也是其意必以為舉燕越敗殘之餘不足以當齊吳全盛之强故始且垂翅而保民終欲收功於奮翼耳及來南方身親履歷然後乃知古昔興王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臣竊料南方之勢以今物力以今人心雖拮据

胼胝紛然終歲不過驅民以散國日益削而寇至則
包戈而走耳何以言之强寇壓境已踰八年南道之
民死於鋒刃死於飢饉今其孑遺者亦且死敵之遺
孤而喘息未定勞汗未拭居無蓋藏出無齎資隨地
移徙立脚不牢勢同漂梗皆無土著一有官令魚駭
而散猶且比之平時十亾其九抽簽束伍者不滿萬
餘而其與日本土性異宜强弱懸殊聞諸將士之言
曰鮮民數萬僅足以當倭數千今以數千創殘之卒
當十萬方張之賊不格明矣臣故曰雖拮据胼胝紛
然終歲不過驅民以散也臣詢之海上之人曰以巨

艦七十足以抗此賊耶皆慼然良久曰少來則保為
破之大來則難與爭衡不來則大幸也臣以是詢之
內地之人曰以本道兵六千足以抗此賊耶內地之
人對之如海上之謂臣據此叅商若少來則秪足為
數郡之害而不能為國之存亾今竭數道之力僅能
以救數郡之害而幸賊之不來以占我成敗至於大
來之賊計沒奈何則是於存亾大計姑置不講也此
臣所以受　命以來夙夜憂懼計不知所出者也竊
見經變以後巨家世族流離還集者召集奴僕收拾
盤盂耕墾舊田者則始雖貧窶終能復業三者未立

而先治衣食賓客之供以辦一時之具者必逾勞而事逾拙家日益敗今體面雖有大小家國本無二規役末集之人稅不耕之田而能成大業者古今天下無是理也夫醫門診疾審脉定證知病之所由生然後投之當藥百無不效若病在陽明而針及陰經傷於痞悶而妄進燥藥診視不明病藥相戾則下藥逾多而元氣逾敗病逾不效終至難醫臣恐今之國事病藥相戾終至難醫故一為 聖上陳之今以一國之勢言之南方最為緊急而以南方之勢言之全羅尤為可虞其賦役之煩愁歎之聲什倍他道究厥源

根似亦有由在昔兩南人材之盛民物之繁府庫之
殷閭舍之富雄於邦内故國家之取辦於斯者亦倍
於他道自數十年來文武蔭官之筮仕於朝者罕出
於湖南故湖南士夫之志盖已荒凉矣逮至壬辰之
初嶺南為賊藪而湖南為完地凡所貢賦出於嶺南
者稍稍移責於湖南而至於應索　天將供給朝廷
嶺南軍餉京師委輸亦靠於湖南湖南之所以致力
於國家者可謂竭盡而無餘蘊矣至於丁酉之變湖
南又為棄地則凡貢賦之減當視同嶺南而淹延至
今未有區處不以丁酉之敗慰撫其民而常以壬辰

之完責其貢賦其士者仾摧不伸自同廢錮視仕路
若天上事其民者疾視而言曰吾屬於壬辰之間抵
死效力以供官家丁酉以後官家不念舊勞督之益
嚴政實有不均民焉得信於是士夫泯默西欝紆小
民強暴而怨訾其致怨之根大略如此爲今計者急
之則民散逾甚而無救於大來之賊緩之則民力少
寬而或期於三年之艾今不審六脉不定病名燥濕
失宜病藥相戾以秦楚富強之政行燕越敗殘之餘
則其不爲昭王句踐所笑者幾希矣不幸異日變不
在外而事有不可言者若謂小臣今日不言臣之罪

至此而尤重矣故臣以爲經理南方當先湖南而經
理之要必須先寬民力務悅其心稍待瘡痍者起流
散者還然後守禦制勝方可次第而論矣今日南邊
之役無過於舟師湖西只辦十艘嶺南又辦二十餘
艘至於湖南專辦四十餘艘通計一年簽丁之數已
過一萬四千餘夫一道全盛之日水卒一萬一千八
百餘夫而及今破殘之餘抽丁之數過於平時雖萬
分料理萬分得宜括民之數若是之多使民無怨其
道無由比如家貧客多杯盤太侈則瓶傾廩倒括婦
遑遑力弱工鉅程課太急則指血顏汗巧匠戰戰雖

有智者亦不知為今日計矣以若所為求若所欲常執舊套而行之逾久則其勢将至於今日一夫逃明日一家亾經月經年日就散亾無兵可調則終歸於海岸寂然無一戰船而慮外之虞亦難保其必無矣此宜 聖上留心宵旰務在救焚而當事諸臣所當急先講究者也下此而論則先除道内大段差役特示優恤之惠則庶慰生民之望謹條事宜別録以啓伏乞 聖明以臣先所陳者時於燕閒反覆三思以後所録者亟下有司逐條商量破格覆議 明降施行不勝幸甚

一本道戰船數倍他道應調水手過於全盛之日民不能堪勢所必至平時制勝方略本道舟師所屬十九官內樂安興陽順天光陽等四邑已爲棄地絶無調兵之路除此四邑則時方防海者只有十五官今之議者其說紛紜各主所見或云舉一國之力專防海面猶患不足今只責於沿海十五官甚非事宜不可不通融一道專力舟師此言似矣而若此則兵防禦使盡爲無軍之將賊若下陸措手無及或言沿海居民慣水者多通融道內計結出米給價雇立事甚便順此言似矣而計丁準價當用七萬餘石道內田

結只是五萬五千八百八十餘結累萬之穀尤難辦
出今於舊所定節目內參酌變通其些少節目零星
繁瑣有難盡稟一皆便宜處置矣其大要臨陂萬頃
咸悅高敞南平綾城皆是近海之邑時存元軍尚有
九百七十二名六官時起田結又有六千六百七十
八結每八結出一夫則又可得八百三十餘夫以此
六官添補舟師通共沿海二十一官內先抽出身軍
功新選以為射夫次選水軍騎步兵公賤以充格軍
兩站所屬漕軍元數幾至二千餘名就其中量抽八
百名二十一官時起田結通共三萬六百餘結內除

抄格水軍應復户六千三百八十餘結外其餘二萬
四千餘結每八結出一夫共得三千餘丁與漕軍添
補其缺以此筭過則道內戰船通三番計數充格外
餘軍當有一千一百七十餘名以此調用休番往來
行之得宜則不至如舊日之亂無統紀而時方磨鍊
未盡停當行之逾久則第未知又生何様弊端何等
扞格矣至於因時制宜事係新規或出科外則雖有
一得皆非臣所敢自擅者略具于後以稟朝廷裁處
一沿海各官出身武士分番相遞往來海陣已編簿
籍不容任意散漫行走其中或欲贏糧上京立仕本

院冀遷轉之路者甚是寬閎平時武士爲兩界軍官
者皆得計仕本廳今依此規令三道主將凡身隷舟
師者除受由休番在家之日外計其應番在陣之日
造册列名轉報統制使本陣從事官一人專管計仕
之事計日磨勘歲末移報本曹轉行本院置簿計仕
仕滿者一依本院員例以次遷轉則庶有興起之路
矣
一禦敵之具莫如噴火海上之人未詳其制京城倭
館所置噴火甚多云一一差人下送且令伶俐工匠
就學於 天朝之人多數造作節次輸送以備應用

允為便益

一我國戰船上設板屋周以防牌用夫一百餘名儼然為一小城堡一船百夫之命專在船將將非其人同船之人俱受其敗以此言之則舟楫雖堅機械雖精格夫雖勇不如得一勇將而各浦邊將自領其船者姑難移易矣第緣船多將少邊將所領之外又有餘船二十餘隻別定領將休番交遞手生面新事未熟諳不如邊將長在船上詳知水事者且二十領將盡得其人勢所難能武士之中稍能幹事者皆為主將手下親信軍官為主將者皆欲同騎一船以為死

生瓜牙之用不肯分領別船故船將得人其勢尤難
臣於上年初夏忝爲推鞫委官常仕禁府考閱囚案
縲絏之中知名武士其數甚多罪之輕重臣未敢知
而或多寃滯之聲今未知幾許決正與否若令有司
查考罪名勒赴海陣使之領船限年長防則其與遐
方拙武分番遆領事如逆旅者功相萬矣
一賊之入寇時候雖難的期稽諸古史詢之諸將正
當春汛及秋高以後防海似歇云一切以二月初一
日至九月晦日集聚舟艦似非事宜臣意所有格軍
一年再防疲於往來以今三番每番各立兩朔自三

月初一日至四月晦日為一番限五月六月及七月八月各為一番依今所定集聚舟艦結陣待變其二月九月兩朔則別為一番只抽十艦用卒千夫與忠清舟師十隻協同防守而其立格於二月者再立於九月通為一番則事合時宜

一舟師雖重節目雖詳一時操縱伸縮裁制闊狹之柄專在守令守令非人百令不行由是言之則措置大要又在於銓曹選擇得人變生以後西北粗安兩南多事能幹伶俐有勢力攀援者多得西北之官荒寒鄉暗之輩例作南方之宰故能官之聲多出於西

北不治之誚常聞於南方非唯南方人心不淳喜發
人過亦緣守宰尤未得人丁酉以後究其地方殘破
之由則雖云供給軍儲支待　天兵實因守令數易
送舊迎新所以致此臣自入本道深知其弊如非大
叚罪過則一切務欲安全策勵驅使而其中不成形
樣決難仍存者不得不黜則目今空官者幾至十邑
事多渙散尤難就緒而頃因邸報得見新差之員皆
未必勝於前官徒煩迎送無益實效今欲專力防海
以重其事則宜令有司極擇一時之望以充南方守
令然後抄軍應役方可得宜

一料理舟師爲方今大段舉措故廷臣獻議竭智殫
思無有餘蘊未盡未便然耳聞不如目見遥度不如
當局今之議者咸曰優恤海傍居民咸使樂赴舟師
蠲除他役一意防海以臣所見優恤之典非所敢望
勿爲已甚足矣樂赴之心非所敢言勿令潰散足矣
蠲除之舉非所敢論勿得疊役足矣盖以山邑海郡
形勢不同國家差役雖由扵失宜而或緣形勢使然
有不得不爾者故山邑所無之役叢聚扵沿海而致
民愁怨者有難以變通姑舉一二言之方今大段莫
重扵運糧從陸則費十而致一由海則勢順而費省

故係于京師所需及嶺南各陣軍糧雜物皆由海路每船格軍多者數十少不下十餘雇得一夫其價十倍至於該司別定不時之需或因事急則責於山邑者路遠後期不得不便道從權專責於海郡易以上船便於運送且水路 天兵則凡所支供專責海郡陸路 天兵則夫馬供億分定海郡此外本道各營輸運及京衙門科外公差與販輸運之事皆責於海傷居民以此言之名為蠲役實多疊役若其種種常貢常賦視同山縣一體徵責則名為優恤實無其效其與山邑苦樂懸殊而兵營所屬山縣之民荷鋤緣

畒在家待變舟師所屬海傍之民則贏糧防海逐番赴陣眼前有必死之地內顧無優恤之典以此而欲使民心視舟師爲樂赴之地而無所怨恨難矣唯是
朝廷別示優異之意就於常貢常賦及緊急時需之中破格蠲除使民曉然知朝廷德意然後庶可以慰答其心矣

一經理屯田爲南方巨弊民甚怨咨此事始末臣亦粗知往年楊經理在京時南方邊報卒至軍前缺粮士多枵腹經理急召伺候陪臣責令屯田募粟以補軍需時當夏月事且蒼黃備邊司隨一時之宜以應

一時之急仍令各道科外徵穀名曰屯田隨地廣狹
定穀多少故各道觀察使計其元數分定各官每官
多者責納數百石少者數十石其法春給種租一斗
秋徵二十五斗每石作米六斗其有流亡者侵徵隣
族間有奸民託言屯田横奪民田竊種私穀以為已
利其弱者無田可種皆出私田以充官種古者屯田
皆於屯兵之處因地拋荒且耕且守以供軍儲今而
不然虛冒古名實貽新害日月已久漸成痼弊經理
去而屯田猶在甚非事宜故臣以便宜將舟師所屬
沿海等官屯田元數半減播種矣爲今計者一切蕩

滌最爲上策如其不可先將舟師所屬沿海等官屯田悉悉革除似爲得宜

一該局所納各様藥種非唯係干活命多是内局所需雖有小弊有不可計至於元非土産抱布貿納則彼此跳蹬厥價倍蓰一種一兩之價多至十餘石經變以後人民死亡官家藥人什無一二雖其土産民所難知名目一下聞卽慭然視若天上之物唯思出價貿納之計一無親自採取之人故納官之數不滿一握責民之價至於破産彼此有無卜定元數臣未敢知宜令該掌通考道内卜定元數參酌量減一邊

令本道監司只定於內地勿定於沿海且令拈出各官元不生產之種急急馳啓移定他道似爲得宜一典牲署所納生猪係干　祭享固難容議矣丁酉之變殺戮之慘亦及鷄狗至於猪口道內各官無一遺存一猪之納價至十五餘石折銀支計則乃是二十兩價也民聞此令擧邑傾財牽牛乞貿主者掉頭顧瞻一道又無畜猪之家俾出童豭辦備無路臣巡到列邑其中士子或有噫戲而訴者曰吾儕亦是國家之民也　祭享所用如非渴急何敢乞減觀其辭氣亦出至情若過數年各官漸次畜養當有備納之

路臣之愚意限數年移定於西東北等道似為宜當而該司事體臣未敢知只據所見率意啓禀並下有司覆議施行

一軍器寺所納貢物皆係軍需時用政急不容蠲除除禮曹進俸星局日課各項紙地及其他油芚白扇等物非責南方出處無由雖知痼弊更難變通姑以臣之耳目所及最係微眇者言之造紙署所納白楮五斤觀象監所納課紙二卷初非重物而萬項縣民出米八十餘斗奔走求貿終不能得白扇一柄微甚草芥靈巖之民出米十三斗僅能貿納一郡應納多

至百餘柄則出米多少可以測知少者如此大者可
知今　天朝将官次苐撤廻油芚白扇迄可少減已
上軍器紙地油芚扇子等物令其該掌查考元簿另
加商議或隨宜量減或止於舟師所屬沿海郡邑破
格減除為當
一船稅上納之規係是户曹所管臣未詳知矣以今
凖古其意不過海傍私船採海為業是亦食土之利
故官收其稅矣經變以後南方事急沿海尤甚各㨾
船隻絡繹運糧主船之民次苐充格本船與人生利
不腆臣之愚意限數年一應船稅俱許蠲減以示朝

廷優恤之意似合時宜

一其人之弊前後多官講之已熟終無善策令難再議矣南方各邑雖未能通融變通姑以目前救時之策論之南方舟師所屬沿海等官所定其人其數不多令只抽舟師所屬沿海官其人限年移定於東西北等官稍待蘇復因舊還定則其於救時之弊亦大有益而其間便否臣未詳知宜令有司另議施行

一上年曳橋之役道內軍糧出夫擔負輸入順天彌漫於道未及納官 天兵左次人馬駢闐蒼黃奔北鶴唳風聲皆為敵兵運夫驚惶釋負而散事定之後

則主者以為國穀當有處置按簿計數分責列邑列
邑之官考閱無憑不計流亡徵責族隣怨聲載路臣
與管糧之官反覆詳議皆以為督徵無據且難畢納
與其長執空簿年年督民穀不入手寧且快許蕩滌
以示朝廷德意
一光陽順天樂安興陽四邑經賊尤甚公私民物孑
遺赤立饑饉藍縷之狀略如癸甲年間畿甸之民且
當舟師設陣咽喉之地往來公差支供輸運及雜他
科外之役十倍他邑依癸巳年間尤甚經賊各官例
限年給復以慰其民似合時宜

辭領議政劄

凡物滿則溢溢而善持者未之有也臣志不在遠仕爲竊祿人之覩之絶不以公輔期之而臣所自忖者亦萬萬不一近之矣因亂躐躋卿秩承乏濫登台位者非唯臣之速災亦朝家之不幸也唯是承 命朝京事難義嚴還朝遘疾旋有外 命帶職三歲形拘勢迫泯泯不敢辭者非臣之情也而轉眄之頃一陞再陞終登首揆濫代賢位人望不服行先諸老衆目皆驚莫非相位而頭首爲尤難臣之涯分已滿而且溢矣滿則招損理勢之常人議未加鬼心先猜一

病經年元眞大耗坐卧食息已失其常斯豈非器滿運窮而人事亦隨以盡也歟書空繞壁俯仰惶恐敢因死病兼陳下情伏乞 聖慈諒臣情事許臣鐫改使得隨分投閒闔門調疾俾不失平難功臣之祿則微臣得死所 聖世無棄物公私幸甚臣不勝祈懇之至

乞免劄 辛丑

伏以臣以疎曠賤品厚誣一世分外殊榮皆非始願恐誤國事先事避賢中遭 國恤强顏假位悤縮初心經歲愈篤敢伸前懇冀遂愚誠 聖旨丁寧敦諭

至再乃遣史官勉以速出臣非木石寧不知感苐臣之所大悶者前後乞解悉出肝膈而　天日未燭汎視例讓若使臣當國家全盛之日四境無事法有畫一責在勿失坐撫清靜而覆歷既久循資例遷仰成者德伴食居下則猶復貪榮冒耻少安一日今則政當板蕩事類創業而人心已懈百度已散可虞之端危甚對壘加以四方拭目相望維新名之為相百責所萃詩云具瞻傳稱輿望台鼎之卜宜如何重而乃以匪望俾民具瞻竊笑而指之曰此子亦至是耶有相如此時事可知云爾則當此之時臣之羞耻萬萬

不足云而將辱名器而輕朝廷抑恐瞻聆有以窺
聖明之用捨也雖然此特爲體面說耳顧臣才德一
無近似而軍國庶務呼吸存亾謀之雖廣決在首揆
故位列三公頭首尤難臣是何人唐突板蕩不念本
分唯務趨　命冒居耆德之上坐招覆餗之災也此
臣所以決不敢居首而抵死陳情不避煩猥者也古
人論國重輕只觀相臣而其他百執事之官不與焉
竊觀近日一將之選一倅之除　聖旨累勤其所以
慎簡求才之意至深且切而獨於相臣循俗遵例務
欲全安堅拒血辭任其狼狽此臣之所未可觧而益

不能自安者也況臣受氣虛薄百不如人平生床褥
賴藥爲命遭亂奔馳比他倍萬蒲柳望秋未壯先衰
纔當强仕之年已有致仕之疾至於丁酉己亥連年
大病精神已脫氣力薾然諸證之中痰火尤甚其侵
軼之狀前後辭單略已陳達今不敢煩伏乞　聖明
上念創業之大中察名器之重下諒愚臣之悃勿謂
輿望世無其人而無爲橫議所惑亟　許遞免改卜
舊德則國事幸甚愚臣幸甚將使竊笑之民改笑爲
賀則庶民亦幸甚矣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

再劄

伏以臣以萬不一似之人當萬不一濟之時無可堪之才有難醫之病不避瀆尊屢煩 天聽誠未素孚辭不達意近侍臨門 嚴敎至再心切兢惶罪涉偃蹇亟宜席藁俟門以待鈇鉞顧以所處之位非試可之地所辭之實非例讓之比所遇之時非循常之日今之相臣雖設其位其所施為只是公朝押班而已因事獻議而已固不敢與古之輔相有所比擬矣似若無甚重輕於世道而首居百僚為時瞻仰則體統猶存名號不微苟非其人辱國多矣至於經亂之後朝夕酬酢庶務旁午一有乖宜成敗立至則決非疎

曠如臣短淺如臣年少不經事如臣者所可苟冒以
貽僨事之患以招物議之來也況臣出入十年長在
劇務國事無補筋力先傷形神已脫瘵病尤甚今雖
欲强起為人復玷朝班其道無由伏乞 聖明諒臣
至情勿拘常格亟許遞免改卜賢德以慰輿望庶
國事一日有所賴也臣極知辭益固而罪益重至情
所激言不知裁無任竢罪之至

乞免劄

伏以臣性本踈闊素昧時宜唯奔走供職則不後於
人而經紀世務元非所長及登台司位崇禮截出努

力之職居經綸之位去其所勤而冒其所短則人之責臣以不自擔當者固其宜也而臣之實狀則非敢曲避形迹斂手而浮沉也乃其素性元來如是也不自意項日 筵中猝被司諫宋英耉擧名非唯責其懶拙乃敢以不近之談對面稱道凡人村中拍肩或涉面譽則面頸發赤咫尺 天威是何等地頭而臣以大官忽遇此事駭汗透衣縮頸而退退聞外議喧然咸以為近古所無之恠事臣於是時卽欲仍詣賓廳席藁自劾略辨事體而彼其所忝竊者諫諍之職也體貌所關語侵未安泯然而行及覲 聖教始幸

聖鑑洞燭無餘而臣之惶駭戰越之意至是而尤
無所極唯杜門求死而不可得也今聞英耈已遆諫
職臣不忍終默不言以負此心欲披露底蘊以畢所
懷則身負重罪厥有邦憲心戰辭蹙自難伸布遑遑
之外唯有一死耳稱譽大臣設法至嚴小臣薦大臣
尤前古所未嘗有若此事體尺童所知今不必更陳
而第惟為大官者平居律已嚴重使 朝廷體貌常
尊而等級截然則自無如此慮外之事臣本庸賤持
身不重致使微末小官偃然稱道有若引薦者然此
無非臣平居碌碌持身無狀之致况臣與英耈弱冠

相熟非泛然同朝之比則形迹之嫌尤所當避彼之走作若是其駭人者固不足道而於臣自反之道亦非道路聲響外至之比跼天蹐地措身無所一身情事姑不暇論而台鼎重位緣臣始壞誠恐忝位一日貽朝廷一日之羞伏乞 聖慈亟罷臣職早定刑章則國體幸甚愚臣幸甚臣不勝遑遑戰戰隕越之至

再劄

伏以臣持身不謹事國無狀玷辱名義猝遇狼狽刑章未加天罰斯酷疾病侵凌乘時乃發不待公議唐突自首繼呈辭章以冀自廢 聖恩含容務欲全安

洗滌瘡疣念惜帷盖慰諭稠疊責勉崇重索索陰谷
陽舒雨洽推枯腐敗并受生意始無生理委命司敗
終脫死律榮耀搢紳臣雖木石具此人形愛 君憂
國同稟天則有激斯感人情常理 殊恩至此豈不
知感 國事至此豈不知憂而顧乃一向逡巡專事
自劾 聖旨懇惻指示生道而不敢出賊使在境時
事日亟而不敢出逆獄方起義難杜門而不敢出當
此之時苟若人爾豈敢頑然能安於心乎而臣猶冒
首瞋目自同縲絏不敢昂頭噓氣更瞻天日蹈履乎
地上者誠以灾雖外至實由自致暫遞邦憲已干大

辟人本庸賤位則相臣遠近睽睽衆所具瞻一有玷汚百洗難贖不死已幸敢冀他榮始臣在告國人皆曰當死及承 温旨咸慰再生曰許罝散地則可全終始以人望臣猶若云云而於臣自分實不及此歷觀往籍人臣雖極無狀安有遭此狼狽被人揶揄若是之極而仍竊其位者人君雖甚寬容亦安有曲庇一臣拯自大辜而仍寘其位者假令蒙面蔽足苟苟因仍公議有在人心難遏衆且不與之矣衆不與之而猶復吐氣發言有所云為則秖益其汚而無益於事矣知無所益而抑首緘口遑遑朝夕而已則亦非

聖上平日所望於羣臣者以情以勢萬不可堪且
臣之平日願忠於國家者只此方寸地耳今方寸已
亂寒溫易置其於酬酢處置到手茫然復雖欲剪拂
振頓更起為人其道無由豈敢昧君臣之大經忘討
賊之大義忽國家之大計而連章力辭恝然於時事
也大事在前僉謀已同則貴在速斷區區俗例本不
足拘豈可以負罪之臣不敢與聞有所遲疑也伏覩
聖教有云曾不獻議臣罪至此而尤無所逭也臣
自在告之始灰心喪面分作幽閉凡六部收議邊局
公務不敢與聞郎僚通議者知臣如此亦不强報俾

安臣分故大小公事絶不得知其於近日時事不唯
矇昧無聞自以引罪且不敢抗顔論事再辱朝端乃
臣區區之志也廼其心則豈是遺世自逸了無思慮
者也竊嘗論謀由勢行事因時就故時來勢順則庸
夫或能成功時違勢逆則管葛難以用智唯此馬島
之事良時屢失順勢已過今以非時當逆勢故雖有
智者亦不知為國家計矣朝議洶洶留時靡定者豈
帷幄之籌盡出於拙也臣之愚意馬島形勢與日本
差間姑許馬島之來款以探日本之情形固無不可
第今所來投者只此義智書契而已義智等求和之

説前後何限而獨於今日重臣專奏則自我國處之
固為緊急自　天朝觀之只是一時邊報何關成敗
而至於專奏也奏文措語臣不得見固不敢知也若
報知而已則不必專奏若意在禀和而沒其實則非
誠也若直禀之則事出無漸而前後有異恐將以見
短於　天朝起疑於當事而事且不諧矣不幸而差
一節則又安知　天朝以局外之勢自處於正而以
非情之詰横加於我也今計不若因其來報盡舉其
實飛報遼東使之轉移兵部軍門等衙門有若尋常
循例而處之者然繼於節使之行順奏其實微露我

國之意兼禀可否則事成與否雖難的期　天朝視
之不至無漸在我處置亦不至窘拙至於措辭命意
及接待賊使臣未詳曲折得之道路者多不真的不
敢有所云云而病中區區所嘗忖度者則如是而已
其與機宜必相齟齬而既承　聖敎不敢不盡矣顧
臣情事則萬分難安驚憂未定之不能盡陳姑擧其槩
以竢裁察此猶不堪加之痼病床席之中重感暑濕
四肢酸疼一身灑淅虛汗如瀉常如産婦食飮漸減
氣力漸盡舊患痰熱加之新證若此日甚伏惟　聖
明諒勢恕情哀憐照察亟許斥免以全終始以全名

器

擬救成牛溪渾劄 壬寅

伏以臣竊聞三司交章以黨奸遺君罪成渾臣病中聞之於心有不安者夫渾不可罪也且不必罪也今惡而疎之則然矣擧而罪之不可渾少讀書於野老不仕於朝四方之人擧指以爲儒士儒而見罪則遠外流聞而未詳朝廷論議者必將曰成渾獲罪矣士中枯骨何知榮辱來世後生只自摧沮無益國家有損瞻聆況論渾者始言構殺永慶不得則曰永慶由渾而死曰吹噓逆賊皆不近則迂曲繚繞盤迴旋轉

而後僅成今名渾之罪凡幾遷而幾易矣乎是為人求罪非所以因罪治人也今新進後生未會心迹仰人唇舌定我黑白欣然攘臂曰渾可罪渾可罪非憎渾也蓋自功之道在攻渾耳由此言之攻渾之功只關臣下罪渾之名終歸 君上此不可為也唯幸朝廷置之而勿問焉斯為得也一介孤臣敢抗朝議罪死不赦臨劄戰竦

以病在告擬辭定功劄

伏以臣名在姦黨忝辱朝端罪止一身波及僚寀肉在杌上睨刃未試方將委命公議恭俟指揮伏聞

聖恩如天不忌疇昔 特命盟府乃申前事當事之臣未諳故式至擧臣名要與參論郎官宣 旨命牌臨門申啓至再令臣狼狽臣宜走服官次祇效職事不可一向屛縮以重罪戾顧以 朝廷至尊公議至嚴自古被參服罪日久自新再登仕路者或有之矣世安有罪名旣成邦憲未加臺章闖閃事在眉睫而拚拭自壯昂首班行一面席藁一面希賞人非鬼責傲然唐突而不自知懼者乎此非臣妄自憂懼懸加揣料過爲是說也 天日所臨情勢可想勳事雖重國體宜嚴人方議罪自出言功則執法有在勸懲謂

何撰以事體參之情勢決難冒出重犯名義唯聖

明之哀憐焉伏見西川君鄭崑壽啓辭必欲待臣出

仕同議勘定云臣早忝勳府粗知一二謹按本府謄

錄錄勳條一款功臣與大臣齊會賓廳等第磨鍊入

啓云云故前日光國平難兩功臣磨勘時臣或得參

看主斷專在大臣　詢問或及元勳元勳之中如有

疾病事故不必一齊參會而未聞其日以缺員撤議

不成會者平難功次惟元勳乃能明知非他人所能

臆斷者而猶且如是至於征倭之事雖無元勳尚可

勘定何獨於此必待備員設令臣身斥逐在外或病

在床席則其不可以一人之故徐待後日明矣況扈
駕羣臣各有官守已成簿籍功勞輕重非惟衆目
所睹抑且 聖鑑所燭雖在元功豈有別見一人無
故足備論列豈宜等待致稽大事惟 聖明之留意
焉臣功微 恩重罪極病深辭不盡意無任戰慄

辭訓鍊都監都提調劄

伏以臣事國無狀名在姦黨為世大戮分宜錮死
聖恩如天不加流放安之盟府使不失平難功臣之
祿於臣足矣於國體已寬矣不宜假以事務委之戎
政以鈌軍心以招物議也臣原帶軍器提調已非間

爲而緣臣病伏虛銜坐嘯心竊有愧常欲乞解而憂
懼縮慄徘徊至今不意訓鍊之事日久技窮如人氣
盡綿綿垂絶之喘又責之於臣臣不曉軍務國人所
知軍務之中如 天朝新法尤極空疎甚至於色目
分數之間亦冥然不解其何以發號行令而制一軍
之宜乎不唯此也一名爲姦身負大累顧影自動聞
言心慄行遇三尺面猶發赤況領三千其何能安若
抑而充之其勢不得不俛首低顔袖手苟度而已是
豈朝家授任之意也必以大臣領都監者何居借重
也徒名匪重待人乃重今臣輕如葉責重如山以輕

任重鮮不敗矣伏乞　聖明曲察情勢亟許遞免以

重軍事

辭領議政劄 甲辰

伏以臣事國無狀名在姦黨日月雖改罪釁猶在唯杜門屛迹循省舊愆從今以往庶幾寡過而死此足為幸不宜復長百僚以辱朝廷自古君臣之際非分誤恩常由於不知而試可耳豈有罪名已成昭在國論而苟苟充定如臣之為也此非臣私言實欲尊國體而嚴公議也伏乞　聖明天地父母曲全生成不遠還收使得安於平難功臣之祿於臣足矣臣無任

殞越之至

再劄

伏以臣名在姦黨爲世僇笑幸免廢錮反忝上相追愆思位玷辱是懼略擧大體冀囬 成命聖旨優容曲加恩貸臣於是時益復遑遑近觀朝臣積苦風波事有不可專務容忍弊至於含糊成習大事亦然眼見如臣者猝然大拜無一人敢白麻擧事體出而抗言者只以睽睽心鄙坐觀狼狽徐俟自折公論所在豈宜如是伏聞 王候愆和方坐調攝如非軍國大政關一時利害者不宜以私情瀆擾上聞誠以臣之

此言非係私情實關國體不得不累累自陳自古國體之所以重難搖撼者以其出言成憲嚴重如山勸懲一加警令垂後天下之爲賢邪者定矣如或不然而輸贏不常勸懲無章用舍隨時進退一紊則士心不定姦萌不息賢者懷疑畏之志愚者有僥倖之望高賢迫於形勢鄙夫怵於得失致亂於數改國傷於靡定一度翻覆一倍衰亂終至於今泯泯不可救藥者良以此也故臣竊常論今日之勢皆由勸懲不重也不重云者非謂重法而痛繩之蓋欲其一定而不動難得以撼搖也不動則事體重難撼則邪心絕與

其求益而屢改不若仍舊而信任今臣不幸名辱行
缺罪在罔赦瞻聆所及名目已熟一朝無故復起爲
人竊恐遠近有以窺朝廷之淺深也國之所頼以元
氣者士林也所恃以耳目者臺諫也所倚以　詢問
者近侍與宰臣也獲戾于斯是謂僉同此外公議更
待何時公議一定四方咸聞書諸策史萬古不刋臣
雖欲厭然掩之其可得乎自古用舍之際愛而知其
惡爲難惡惡而不能去爲患今臣惡旣彰矣罪旣成
矣猶且因仍復收以重傷用舍之大體臺墨未乾拂
拭揚揚則士夫已矣厮役謂何百侮所萃無事自戕

一人禍敗雖不足恤顧於國家何益哉就使愚臣冒
昧就列負此名也而犯此會也則悠悠黃閣不過爲
時月間客耳倘曰其人或可以寬云爾則安之盟府
俾不失祿足矣至使登崇俾民具瞻則用舍之間關
係匪尠寧棄一人務培萬化寧忍小惠務存大體與
其追悔於登庸之後曷若愼簡於爰立之始也且不
有進也何勞於退旣進旋退所傷大矣今臣有難洗
之罪有必退之迹故　聖上以滯庻務爲慮愚臣以
傷　國體爲懼自古賢邪之間常患於難辨者賢者
指不賢爲邪而不賢者反自以爲賢遮前掩後使人

眩於名實故古人常以辨姦爲難今臣不然唾至於面悠爾而不拭拳加於膚順應而不較爲輪爲丸與世推移呼馬呼牛從他指點從今至死杜門省愆自絕於世乘化歸盡而已其人旣不爲自匿公議何難於辨姦恒人之性惡姦而尚善猶畏死而好生無愚智賢不肖同一常情臣雖不慧具此七情羞惡一端同禀天則豈不知姦之可惡善之可尚而前後自陳不避羞惡凡人所羞舉而恥言者臣乃仰面向人一一露醜有若全不知有人間羞恥事者非得已也盖以不一自列因循護持則日後朝廷之辱一身之敗

尤有甚扵此者故日暮途遠未暇擇路狂奔倒行自
就深塹言多不倫情則無隱伏乞 聖明曲全終始
亟 許罷斥以重朝廷以嚴公議

三劄

伏以臣名在姦黨懼辱 明時疾呼未暇擇聲 聖
諭反不稱情豈臣誠迫之至自訟太露無我扵己議
若路人求棄扵人反疑不情而有以致此歟此非敢
拂人務為卓詭自絕扵善也不如是無以正告國人
故寧欲捨一身而尊國體也今國人皆曰然矣猶云
未也其人無辭而順受猶云未也則為賢為邪何時

可辨夫鞫獄大事也告證既具因供是實則足為斷
獄今臣之事奚止具證而供實而猶欲覆盖之耶抑
又有一說焉臣之起廢豈不以李德馨去位也前日
宋諄之去臣固已慫然矣近日邊良傑之貶又心傷
其過情也適承 求言封章在先斷獄在後未及言
之私竊恨之以此而言則德馨特已言之臣也臣固
未言之德馨究其心則一而二論其迹則二而一者
也以此易彼猶夫人也罪雖未彰何忍匿情雖然此
則剩語固不足詳之有可以一言而盖之曰名之為
姦雖人主有不得以私者矣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

家小人勿用解之者曰如是則小人亦有時而用之唯時平治定用之則否其意豈不曰草昧之初用才多門鷄鳴狗盜無不具收至於治平則一陰之害有足可畏戒之勿用耶故當隆興之際論是非而佐治者上也及搶攘之日輸筋力而服勤者次也時平則全用是非事急則或資筋力臣倒行逆施沒有是非設或一得非世所需願備勲府以嚴公議儻遇緩急不難以筋力報　殿下也古人曰全之為德如欲全之姑且置之其置之所以用之也不此之圖而無端剪拂置在人先千人所指不病而死祼裎倚市何能

掩醜有害於身無益於國千萬自訣言止是而已惟

聖明恩之

辭左議政劄 戊申

伏以臣昔在 先朝事國無狀名在姦黨上章自首

恭惟我 上昇王憐臣落在泥塗愍臣再罹剪拂深

惟名器之尊重違上下之詛許遞政堂養安盟府使

臣得優游以終歲俾不失扈 聖功臣之祿秩登勳

尊爲朝長首意欲已滿涯分已溢此政古所稱於良

足矣願棄人間事之日也豈宜膏面染鬚遮藏舊愆

更起爲人自列於人數中也藉令愚臣元無罪過望

重薦紳一朝登庸人不怒而國有益者臣之髮已種種矣視舊語偷萬事自難强矣况當衰年辱爲儕人淸朝所棄公議所羞 誤恩奚爲而謬及以重失民望也四方引領拭目 新化一政之失關係非尠伏乞 聖明深思大體勿用因循亟免臣職以安愚分不勝幸甚適當 諒闇不敢長言以恩我 殿下不明不聰之痕尤無任抑塞戰兢之至

再劄

伏以臣生逢 聖明身際亨嘉有志之士莫不精白翹首以興而顧乃自擠坑穽求棄於世言涉不情行

同頗僻打乖之戒臣豈不知誠以國體至重公議至
嚴無材伴食尚或有譏況在罪咎敢辱名器浼迹散
班猶得寡過革面具瞻欲盖彌彰故不得不一為
聖上首實前罪再申舊典伏覩 聖批凡一百九十
有四字先之以過奬次之以舊勞終始蕩垢之恩責
以 山陵之事臣奉讀未半感淚濕紙五内失次讀
不能匀因竊自痛遇 君如是受知如是而罪名已
著百手難掩後雖欲噓枯自壯倖效一割其道無由
心焉内訟此恨千古 聖教以既往之事不宜更擧
為諭者謂其細故薄過事在可否之間耳如臣所坐

乃士夫平生斷案嘗聞士之從政如女適人一有玷
汚萬代難洗世主不得私友朋不得救不過環觀顧
惜况也永嘆而已今豈可以用賢為本志而以不賢
失士望哉此雖臣私言亦天下之公論也伏乞 聖
明天地父母俯賜保全亟賜鐫免許歸舊班則國政
無疵累愚臣不素餐臣無任切祝之至

三劄

伏以臣再承 聖教辭旨切峻策鈍彌篤勉使安心
引譬古義拜受於庭五體投地寧欲掘地而自蟄不
復蹈履於平陸伏聞 山陵事急貫日已多除徒措

期謂必徵素臣於此時職當監臨目動心惕自處謂
何分甘犯義冒耻出謝臣之平素之志至是而益掃
地矣先自失義何階徇國臣身雖小獲戾實大較量
輕重自忖已熟言雖既往罪名猶在耳且臣聞勸懲
一加有千萬世而不刊者堯舜之黜陟是也賢愚紛
亂有朝改而夕變者汝南之評論是也赦過雖寬公
議宜嚴今豈可無端拂拭爲薦紳羞也且臣之所恃
以願忠者只此方寸地耳自承新　命方寸已亂今
可指以名者只是臣之舊形而已其所以使其形者
已索然爲他物臣雖欲畢義効力不可得矣臣既陳

情至再而猶未有指揮則反覆輾轉思所以自安於
私分而不拂乎託屬之重者更聒 宸嚴誠願 聖
明量臣此情外以責臣以體察之職内以使攝其摠
護之事至於輔弼之任從容徐議更卜賢德以為百
僚之式則臣當夷險燥濕唯力是視戈戟之間誓不
愛身畚鍤之下斷不憚勞以畢桑榆之景少答際遇
之感臣無任企望之至

乞免劄

伏以臣曩 處盟府嘗因禁府啓辭議處肆之宜其末
有云放之不齒既嚴公議矣思以全安合申私恩以

是獻之矣伏覩領議政臣李元翼箚辭深以前後貳辭爲不可懇乞遞免黨與伏誅只擧恩義者猶尚如是獄辭未具徑請全恩者當復謂何蹲地不去坐鬱公議則厥罪益重伏乞 聖量亟許鐫免 國有大事義難言退事迫勢拘不得不言尤不勝戰悚之至

白沙先生集卷之六